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韓文公集卷之四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一百七

明

孝宗皇帝

丁巳弘治十年春三月召閣臣議政文華殿

明代人君享廣深寧閑召見大臣之事孝宗獨能從容延接以諸司章奏面加裁決尚知勵精圖治之君劉健等正宜殫志竭誠以冀贊成上理何轉以事體繁多請出外詳聞是君方殷勤垂詢而臣子意已憚煩不獨無以副瞻咨亦寔所以乖夙夜益由當時堂廡際隔為大臣者遂不復知引對之可移晷刻耳

帝御經筵罷召徐溥及劉健李東陽謝遷授以諸司題奏曰與卿輩裁決溥等擬旨上帝應手改定無疑滯事端多者健請出外詳聞帝曰盍就此面議既畢賜茶而退自成化中憲宗召對彭時商輅後至此始再見其後宣召顧問遂以為常

夏五月小王子寇潮河川

明置潮河川堡以地近潮河故名潮河源出古北口外舊自容雲至順義縣牛欄山與白河合今自容雲縣東南即入白河水流湍悍其聲如潮

指揮劉振等戰死

六月命戶部侍郎劉大夏督理宣大軍餉

大夏將行尚書周經謂曰塞上勢家子以市糴為私利公毋以剛賈禍大夏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俟至彼圖之初塞上糴買必粟千石芻萬東方許告納以故中官武臣家得操利權大

夏今有芻粟者自百束十石以上皆許勢家無所牟利不兩月邊儲充積先是李敏巡撫大同便者道遠耗費及為戶部尚書會計歲支奉令糧一石徵銀一兩輸邊民樂輕糴一石稱

便然軍儲由是全資市糴始則利歸勢家後乃空乏時告云李敏字公勉襄城人

冬十月起王越總制三邊軍務

帝即位初越自安陸赦還屢疏頌寬下廷議列上其功罪詔復左都御史致仕時越年已七十矣復結中官李廣以中旨召掌都察院事言官交章論奏乃寢及是小王子和碩諸部屢犯邊遼東宣大延綏甘肅俱被殘廷議復設總制官先後會舉七人不稱旨吏部尚書屠滸以越名

上詔起原官總制甘涼軍務越言甘鎮兵弱非藉延寧兩鎮兵難以克敵請兼制兩鎮從之

簡閱禁兵

馬文升疏言歷代兵制不使權歸一人漢制有南北軍南軍守王宮主禁衛北軍護京師聽征討各有所掌而南軍尤託以腹心我太祖法古制十六衛親軍指揮使司不隸五府為禁兵即古之南軍也其他衛屬五府即古之北軍也永樂中增設十二衛又選精壯數千人屬御馬監更番上直近年禁兵廢弛請勅大臣簡選操練令更番直各門官為鈴束出入從之

戊午十一年春三月皇太子出閣講讀

東宮宦豎不欲太子近儒臣數以事間講讀詹事吳寬字源博長洲人上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

止朔望令節則止一年不過數月一月不過數日一日不過數刻進講之時少輟講之日多豈

容復以他事妨之古人八歲就傅即居宿於外欲令離近習親正人庶民且然況太子天下本

哉帝嘉納之

秋七月王越襲小王子于賀蘭山破之

小王子居山後久熟知路逕累招野默克埒等侵擾邊地越分兵三路進俱有斬獲日晡收兵

回別伏道旁敵來襲復追殺至柳溝在寧夏府平羅縣西北獲駝馬牛羊器仗千數論功進越少保遂條

上制置哈密事宜未報會李廣得罪死言官連章劾廣黨皆及越越聞憂恚卒越舉景泰初進士方廷試對策

忽旋風起飄其卷入雲中及秋朝鮮使至言其王視朝時有卷從風中墮謹持以獻視之乃越

卷也帝語更部曰此當任風憲官因授越御史王五年即擢大同巡撫其後屢立邊功遂至封越

伯督兵既久校武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危命飲即賜之危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

琵琶侍一小校詞敵還陳敵情未竟越喜酌金危命飲即賜之危語畢益大喜指伎絕麗者立

予之校感激所至為盡死力越初比汪直既獲復結李廣士大夫以其破敗

名檢或鄙之然自越死後將餒卒情冒功糜餉滋甚邊臣竟未有如越者

旋風吹物安得遠踰數千里其事荒誕不經焉知非越欲假奇蹟希榮陰結朝

鮮使臣詭詞附進景泰遠

爾深信說為神奇且謂其

當任風憲附會真不值一
笑然越以依附中消圖即
鉞以逞其豪縱品行本無
足稱則爾時之超授臺中
又安知非別有賞緣牽引
特借此以掩人耳目乎

九月華益殿大學士徐溥致仕

溥居內閣十二年與劉健謝遷等協心輔治天下並稱賢相至是以目青三疏乞休始許之恩
資視常典有加溥性凝重度宏遠既為首輔事有不可輒與同列共言之值帝方向治於所
即位以來未有內降傳門不侵有司擬諭之足矣若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與師則生耗
大臣往解溥等言外降傳門不侵有司擬諭之足矣若遣使萬一抗命虧損國體問罪與師則生耗
中國非計一天之得也于是罷不遣使詔以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止
家妄說一計天之得也于是罷不遣使詔以撰三清樂章溥等言漢祀五帝儒者猶非之況三清乃止
帝深感其言溥歸後輸年卒贈太師諡文靖妖妄引廢興濟人皇太后為戒
冬十月清寧宮災

太皇太后宮也先是有熊踰西直門兵部請嚴武備郎中何孟春字子元曰宜慎火已而禮部

內府軍器庫香經殿內官監連年災

太監李廣有罪自殺

廣以符籙禱祀獲寵任權傾中外勸帝建毓秀亭於萬歲山亭成幼公主殤清寧宮復災日者
謂建亭祀歲忌太皇太后恚曰今日李廣明日李廣果然禍及矣廣懼飲藥死帝疑廣有異書
使使即其家索之得賄簿多文武大臣名餽黃白米各千百石帝曰廣食幾何其家亦甚隘豈
能容是米哉左右曰隱語耳黃米者金白米者銀也帝怒下法司按問諸臣皆懼昏夜赴壽寧
侯張鶴齡子求解事得寢時方以官災求直言編修羅紀上言曰今日之事如癰瘡割之去
間有部寺之尊將帥之寄天下四夷方以為兩魏姚宋方名衛霍今一旦暴白恐生慢易雖實
有丙魏方名之徒亦不復信此大可憂也如遂已之庶耻愈衰乞密諭賄廣者引退或以他事
黜下庶可消已成之黨絕未起之禍
章下所司羅紀字景鳴南城人

閏十一月壬戌朔日食

明孝宗皇帝

事罷黜則罪狀轉致不明
又豈足以示懲勸哉

紀十二年夏六月闕里至聖廟災

勅山東撫按重建及成在十遣大學士李東陽祭告

前禮部主事楊循吉

字君謙
吳縣人

請復建文位號不從

循吉言建文君乃高皇帝嫡孫躬受神器其後太宗入繼大統削建文位號百餘年來未蒙顯復夫建文雖以左右非人得罪社稷而實則生民之主也請復尊號如景皇帝故事庶幾裨益先聖有光大孝下禮部議格不行

庚申十三年夏四月更定律例

初洪永間定制法司斷獄一依律擬議毋許妄引條例英憲以後巧法吏往往舍律用例借便

已私條例由此日繁及是帝命刑部尚書白昂刪定之給事中楊廉字方震
豐城人疏請刪例從簡

高皇帝肇造之初特命劉基陶安等詳定律令且諭之曰立法貴簡若條緒繁多可輕可重吏得夤緣為奸聖祖重律輕例之意見矣百三十年來律行既久條例漸多近令法司詳議革其繁瑣以為非深於經者不足以議律非深於律者不足以議例望特選素有經術深明律意者專理其事以太祖立法貴簡之心為主一切近代冗雜悉為革去俾以例通律之窮不以例清律之正庶刑帝嘉納之已而昂會九卿定議擇條例可行者二百九十餘條與律並行詔如

所請頒之中外帝前後所任刑官何喬新彭韶而外昂與閔珪字朝英
烏程人持法皆平會情比律一

歸仁恕天下翕然稱頌焉

和碩寇大同遊擊將軍王果禦之敗績

敵騎七千餘入威遠衛

正統中置今省故城在朔平府平魯縣北

果及都指揮鄧洪等與戰大敗官軍九百餘人皆

死命平江伯陳銳為靖虜將軍充總兵官侍郎許進提督軍務往禦之

五月甲寅朔日食

召閣臣面議軍政

大同之警京師戒嚴兵部請甄別京營諸將帝召劉健及李東陽謝遷至平臺出英國公張懋
輔之等自陳疏面議去留乃去遂安伯陳韶志曾等三人而召鎮遠侯顧溥與祖督團營其後
謀犯大同帝復召見閣臣健請簡京營大帥因言京
軍怯不任戰請自今罷其役作以養銳氣帝然之

秋七月京師地震

九月下行人司行人王雄于獄貶其官

和碩諸部屢寇大同朝廷以陳銳等無功召還遣保國公朱暉永之侍郎史琳代之太監苗達
為監軍雄上言克敵在將得其人選任不可不慎比者北虜入寇廷臣首推陳銳以國之死生
衆之存亡試之謀勇未聞之人虜益猖獗今斥陳銳用朱暉素不更事固不多於銳也願陛下
罷暉責前日推舉銳之罪然後從公拔其尤者俾專閫外勿署監軍提督以撓之令之監督即
唐觀軍容使之任也以郭子儀李光弼之勇畧然魚朝恩為觀軍容使而九節度皆潰相州況
其下乎帝以雄妄言下獄謫縣丞比暉至寇已退乃還

辛酉十四年春正月庚戌朔陝西地大震

朝邑震十七日壞廬舍壓死人畜無算兵部尚書馬文升言此外寇侵凌之兆今和碩方跳梁
以國國節財用停齋醮止傳奉冗員禁奏乞間田撤還陝
西織造內臣賑恤被災者之家帝從其言立召內臣還京

夏四月和碩及小王子連兵入寇復命朱暉帥師禦之

先是小王子及和碩等復居河套至是以敵八千騎東駐遼塞下入長勝堡在錦州界既而西歸復
進掠延綏寧夏往來數千里所至殺掠殆盡命暉佩大將軍印統都督劉寧等五將往禦及秋

孝宗接見廷臣嘉納謨論頗能力矯英憲兩朝積習獨於國護中官之見尚未盡除如各省鎮守甚多供億煩擾劉大夏嘗極陳其害卒以相制為言不肯遽革至於出師北征選將既屬非人而監軍尤踴弊政王雄以魚朝恩為此亦期鑑古知今乃竟以妄言下獄他日尚信苗達之說欲為興兵大舉足知其靈惑已深史稱劉健等言無不從何不聞於造膝之時密陳一語則所謂李謀劉斷者果安在乎

暉等至寧夏敵已飽掠去乃以五路之師夜襲敵巢於河套僅斬三級以捷聞未幾小王子和碩以十萬騎分道入散掠固原寧夏境戕殺慘酷皆骸遍野關中震動

六月陝西獻玉璽

鄠縣民得玉璽色微青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背有螭紐周廣一尺四寸厚三寸巡撫熊紳以為秦璽復出遂獻之禮部尚書傅瀚字曰川新喻人言秦璽完毀具載簡冊今所進璽篆紐皆不類與宋元所得璽色又殊蓋後人倣為之且帝王受命在德不在璽請姑藏內府帝是其言薄賞得璽者而遣之

秋七月普安

注見前

苗婦米魯作亂命南京戶部尚書王軾字用敬公安人督師討之

初普安土司隆暢既老子禮聽營長阿保讒構相仇怨暢有妾曰米魯以罪見逐依禮同居禮阿保皆與亂暢聞誅禮阿保懼禍助米魯率眾攻暢破百餘寨暢逃雲南鎮巡官召阿保與暢盟息兵米魯潛令人殺暢與阿保亂益甚鎮巡官發兵捕斬阿保米魯亡入霑益州元置今州屬雲南曲靖至是復歸故營攻劫諸寨鎮守太監楊友等討之大敗賊乘勝劫掠普安幾陷命軾兼左副都御史提督軍務軾未至米魯擁萬騎劫營擄友去

九月丙子朔日食

召秦紘總制三邊軍務

言官劾史琳等喪師溺職召琳還起秦紘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代之紘至錄死事者功劾敗將楊琳等四人罪練壯士興屯田申明明號令軍聲大振

冬十月以馬文升為吏部尚書劉大夏為兵部尚書

劉大夏以廣東督師召長夏官倚任初無殊異乃當出任封疆並未聞其本章引疾及一庸召命輒爾再四堅辭為總督則無疾為尚書即有疾謂不以內外所得豐番殊視其誰欺乎比孝宗面詰其故則以民窮財盡度力不辦為詞更屬支吾益時款巢急須補救益當勇任任事以圖報稱若明知其然而畏難苟避其尚可稱為公忠體國之大臣耶

文升在班列中最高者碩帝推心委任特敬禮之嘗召見援閣議考察事以文升年高重聽再呼告之及出命左右掖之下階其他歲時賜資諸大臣大夏時為兩廣總督召命至再以疾固辭帝不允仍趣之入見既至帝問曰朕召卿冀敢望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卿數引疾何也大夏頓首言臣老且病竊見天下民窮財盡脫有不虞責在兵部度力不辦故辭耳帝默然

十二月和碩等出河套詔朱暉還

留京兵三千防禦以參將楊玉領之明年正月朱暉引兵還都給事中屈伸字引之任邱人疏劾暉等

西討無功班師甫命下將士已入國門不知奉何詔旨且此一役糜京帑及邊儲共一百六十

餘萬而首功止三級是以五十萬金易一無名之首也所有有功將士至萬餘人假使馘一渠

魁如和碩或斬級至千百將竭天下財不足供費而報功又不知幾萬萬也暉等宜論罪置重

典不聽

壬戌十五年秋七月王軾破米魯斬之

軾調官土兵分道進擊連破賊賊遁走僉事王懋中土知府鳳英追及之馬尾籠在貴州南官

軍四面急攻米魯突圍出戰英臨陣格殺之餘黨平

九月庚午朔日食

冬十一月瓊州黎亂

前知府張桓貪殘私斂繼以余濬賊虐尤甚黎人苦之符南蛇等遂聚眾為亂鎮兵討之不下

戶部主事馮顯上言瓊州在大海中週三千里其五指山在瓊州府定安縣西南五峯高大亦名黎母山黎人環居山下外為熟黎

內為生黎山水亦分海林箐深密川澤險阻兵不可入黎眾聚散無常攻之則巢穴難窮置之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一百七

明孝宗皇帝

四

侵掠不已乞勾考熟知夷情者令各集士兵聽巡守官節制有能擒斬首惡者復其祖職此以夷攻夷數月間當見俘獲不然師旅之興無時已也帝從之明年七月斬符南蛇賊遂平

癸亥十六年春二月詔建延壽塔於朝陽門外尋罷

帝事兩宮太后甚謹而兩宮皆好佛老以是宮中多設齋醮數遣中使往泰山武當山進神袍奉幡幢或白晝散燈市上閣臣雖諫帝不敢違也及是內旨建造佛塔又除道士五人為真人劉健等力諫遂皆寢罷

夏五月遣南京刑部侍郎樊瑩字廷璧常山人巡視雲南

先是雲南景東府元開南州明置府今府屬雲南大疫雲霧黑暗凡七日不辨晝夜龍川即龍宣慰司雨雪如手

掌盡殺禾稼宜良元縣今屬雲南府地震震暴風曲靖注見前火災燬房舍無算帝以雲南災變非常皆

由官不得人上下攫取以致小民含怨上千天和命瑩兼左僉都御史巡視瑩至滇黜不職者數十人民心漸安

召見兵部尚書劉大夏於便殿

帝問大夏曰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對曰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固以萬計他可知矣又問天下軍若何對曰窮與民等帝曰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對曰其帥侵剋且過半安得不窮帝太息曰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帝察知大夏方嚴委寄益重左都御史戴珊亦以材見知每有宣召或專及大夏或兼及珊諸大臣不能與也既而冠犯大同中官苗達貪武功勸帝出師帝惑其言將從之閣臣劉健等委曲勸阻帝意猶未回召問大夏曰太宗時頻年出塞今何故

孝宗之於劉大夏傾心倚任延納方殷正宜剴切數陳以副咨訪即令具揭帖以進如果灼見事要有益國家又何嫌之可避乃托言將來滋弊而委其責於府部聞臣未免心存畛域至等及太平先務復以天下自治為言尤為模稜無實而中官鎮守肆害方深孝宗不行遽革更當反覆畫言何一聞擇廉之語輒為頓首稱善且錫予乃君上大權孝宗果恣大夏等之賢何妨顯加褒異顧袖金面賜且令弗行廷謝欲旌廉潔之風而轉涉苞苴之跡益堪鄙耳

不可大夏曰陛下神武固不後太宗而將領士馬遠不逮且洪國公小違節制事謂福舉十萬眾悉委沙漠奈何易言之度今上策惟守耳時珊亦同召從旁贊決帝遽曰微二卿朕幾誤由是師不果出帝嘗諭大夏曰臨事輒思召卿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具揭帖以進面議當而後世法帝然之天下自當問天下問何時對曰太平對曰求治亦未可太急但用臣在兩廣見諸大臣武而後用不德則已之大鎮守煩費可知帝曰然夏祖與戴珊同侍帝曰安能處第諸大臣皆杜廉如二卿者雖日見客大何害袖出白金資之曰少佐爾庶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臣必擇其廉乞骸骨優詔慰留已大何害宴見復代珊請帝曰彼爾庶且屬勿廷謝恐為他人忌也臣必擇其廉能為朕留邪且朕已天下事付卿輩猶泣曰臣死是官矣

秋九月詔戶部覈議鹽法

帝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嘗論及理財李東陽極言鹽法弊壞由陳乞者眾因而私販數倍劉健進曰太祖時茶法始行駙馬歐陽倫以私販坐死高皇后不能救如倫事孰敢為陛下言者帝曰非不敢言不肯言耳遂詔戶部覈利弊具議以聞當是時左右人竭誠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每進見帝輒屏左

子甲十七年春二月詔每歲審錄重囚母限一日

故事每年會官錄囚率以一日告竣兵科給事中潘釋言審錄數多一日不能詳定恐致冤濫太宗皇帝時刑部上大辟三百餘人諭各官再訊遲十日不為害祖宗好生之仁萬世所當遵也從之

三月太皇太后周氏崩

諡孝肅

定祔廟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之二

明孝宗皇帝

先是慈懿錢太后崩雖合葬裕陵而異隧距英宗元堂數丈許室之虛右壙以待隧獨通至是周太后崩帝御便殿出裕陵圖示大學士曰陵有二隧一室一通此皆先朝內臣所為未合禮昨見成化時彭時商輅等章奏先朝大臣忠厚為國如此先帝亦甚不得已耳因與劉健等議欲通隧欽天監奏恐動地脈乃止後問祔廟禮健言漢以前一帝一后祔二后自唐始祔三后自宋始曩者定議慈懿太皇太后居左今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引唐宋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復論帝曰事須師古末世不足效太皇太后鞠育朕躬朕豈敢忘顧私情耳祖宗來惟一帝一后今若並祔是壞禮自朕始也乃援孝穆別祭奉慈殿為言謂紀太后下廷臣議英國公張懋等言春秋考仲子之宮胡安國傳云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所以此觀之祖廟無二配而周禮有祀先妣之文疏云姜嫄也唐宋推尊太后不配食者立別廟享之亦得闕宮之義宜倣故事於奉先殿外建廟奉祀為宜帝然之將建廟欽天監奏年月不宜廷議請暫祀太皇太后於奉慈殿正中徙孝穆居左終明世皆用其制

夏四月葬孝肅皇后於裕陵

五月罷中官監織造

命鎮巡官領之從劉大夏請也

六月雨雪

命兩京五品以下官六年一考察四品以上自陳著為令

故事方面官三年朝覲一考察兩京堂上官不與至五品以下十年始一行而居官率九載年勞轉遷或除服改補多不及期給事中許天錫字敬東閩縣人請京官六年一考察大僚令自陳簡覈

之命從所請

和碩入大同指揮鄭瑀戰死

廬山鳴

聲如雷次日大風雨平地水文餘星子

宋縣今為德安今屬九江府

秋八月置東西衛軍

帝欲宿兵近地為左右輔劉大夏言保定設都司統五衛祖宗意當亦如此請遣還操軍萬人

為西衛納京東兵密雲薊州為東衛報可中官監京營者患失兵揭飛語宮門帝以示大夏曰

宮門豈外人能至必此曹不利失兵耳由是間不行

九月復置起居注

洪武間設起居注後廢至是太僕少卿儲懽言古者立史官記言記動典至重也臣見陛下宣

召羣臣多係帷幄造膝之言近臣不得以聞史官莫由紀錄失今不圖恐歲月綿遠傳聞各異

事跡無以究其始末乞勅廷臣曾蒙召問者備錄呈覽宣付史館庶幾聖君言動舉無所遺羣

臣論說亦以附見報可

冬十一月貶大理寺丞吳一貫

字道夫海陽人為嵩明州元置今屬雲南府同知

先是奉寧衛部落射傷海西貢使指揮張天祥出關掩殺他衛三十八人指為射貢使者巡撫

張鼎

字用和歷城人

以捷聞會指揮張茂與天祥有卻發其事命一貫往勘得實論天祥死斃獄中天

祥叔父洪屢訟寃帝密令東廠廉其事還奏所勘皆誣因逮一貫帝御午門親鞫之盡反前獄

抵一貫死閔珪進曰一貫推案不實罪當徒帝不允珪執如初帝怒令更擬珪終以原擬上謫

張天祥掩殺無辜飾詞誣奏其罪本無可寬吳一貫從實按勘並非周內孝宗乃因東廠奏其誣枉竟不虛衷察核盡反獄情抵一

貫以反坐之律實不免於偏信生奸閭珪職居刑部自宜以平允為期乃惟於

擬罪輕重爭論斷斷而獄之虛實是非並不問一語剖辨使一貫抱屈無伸又豈所以佐協中之治乎

罷雲南銀場

五十八年春二月御經筵

學士張元禎字廷祥南昌人請講太極圖西銘等書帝亟索觀之喜曰天生斯人以開朕也元禎清癯長不踰中人其充日講帝特設低几聽之

三月下戶部主事李夢陽字獻吉慶陽人於獄即釋之

帝頗優禮外家皇后弟壽寧侯鶴齡建昌伯延齡並驕縱多犯法夢陽上書陳二病三害六漸累數千言末云壽寧侯鶴齡招納無賴固利賊民勢如翼虎鶴齡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張氏語誣夢陽訕母后為張氏罪當斬后母金夫人復泣懇帝帝不得已下夢陽獄尋即內批宥出僅奪俸三月金夫人懇不已帝弗聽左右知帝護夢陽請毋重罪而予杖以洩金夫人憤帝亦不許謂劉大夏曰若輩欲以杖斃夢陽耳朕寧殺直臣快左右心乎他日帝遊南宮鶴齡兄弟入侍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因出遊覽帝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自是稍斂迹

夏五月帝崩

密勅更何以少微山頑生使鶴齡等馳經日深至素靖時終遭禍敗所謂愛之適以害之耳

帝大漸召劉健李東陽謝遷至乾清宮執健手曰卿輩輔導良苦朕備知之東宮年幼好逸樂卿輩當教之讀書輔導成德健等款款受命翌日召東宮諭以法祖用賢遂崩

太子厚照即位是為武宗

赦

以明年為正德元年

秋八月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

京師淫雨

自六月至於是月時東宮舊賢劉瑾等

瑾與平人本談氏子幼自宮投中宮劉姓者以進因冒姓劉帝即位掌鐘鼓司與其黨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

永年聚高鳳羅祥等相交結時謂之八黨亦謂之八虎

日導帝遊戲由是怠於政事遺詔中所當興罷悉廢格不行閣臣

劉健等因久雨上疏言之帝雖溫旨褒答而狎昵羣小詔書廢格如故

冬十月葬泰陵

在昌平州筆架山東南

謚曰敬皇帝廟號孝宗

明史贊曰明有天下傳世十六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明民物康阜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无咎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武宗皇帝

丙寅正德元年春二月大學士劉健等乞罷不許

吏戶兵三部及都察院各有疏言事為宦官所撓傳示帝意令閣臣調旨健等不奉命別擬以

奏帝不聽健等力諫謂奸商壞亂鹽政武臣負罪玩法北征將士無功授官御用監書篆濫用

匪人皆宜痛抑今陛下不信大臣而信羣小欲以一二人私恩壞百年舊制臣等豈敢苟從所

擬四疏謹以原擬封進不報居數日又言比為鹽法賞功諸事極陳利害拱俟數日未奉玉音

若以臣等言是宜賜施行所言非邪亦當明加斥責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政出多門咎歸臣

等宋儒朱熹有言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一日不敢居乎其位

伏乞聖明矜察特賜退休帝優旨慰留之疏仍不下又數日歷數政令十失指斥貴戚近倖尤切因再申前請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令所司詳議健等知志終不行各上章乞骸骨帝不許既而所司議上一如健等指帝勉從之由是諸失利者咸切齒

三月兵部尚書劉大夏罷

大夏承詔請撤鎮守中官非額設者凡數十人

劉健等以孝宗遺命入帝登極詔中行之

又列上傳奉官當汰者六

百八十餘人帝不盡從復劾廢閣韋興不當起用帝不聽大夏自知言不見用遂連疏乞歸許之

夏四月吏部尚書馬文升罷以焦芳

泌陽人代之

時朝政已移於中官文升日懷去志會兩廣缺總督推兵部侍郎熊繡

字汝明道州人

可任繡不欲出

外頗怏怏其同鄉御史何天衢劾文升徇私文升連疏乞休去芳粗鄙無學識好嫚罵人既積忤廷臣乃深結閹宦以干進帝初即位廷議以國用不足勸上節儉芳知左右有竊聽者大言曰庶民家尚須用度何況縣官諺云無錢揀故紙今天下多逋租匿稅不是檢索而但云損上何也帝聞大喜會文升去遂代為尚書

六月大風雨壞郊壇獸瓦

帝諭羣臣修省劉健李東陽謝遷上言比來免朝太多奏事漸晚遊戲漸廣經筵日講直命停止不知陛下宮中復有何事急於此者夫濫賞妄費非所以崇儉德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心鷹犬狐兔不可育於朝廷弓矢甲冑不可施於宮禁今聖學久曠正人不親直言不聞下情不達而此數者雜交於前臣不勝憂懼疏入報聞

秋八月立皇后夏氏上元

冬十月以劉瑾掌司禮監華蓋殿大學士劉健武英殿大學士謝遷同罷

瑾以內官監兼督團營帝漸信用瑾與馬永成等日進鷹犬歌舞角觝之戲導帝微行又勸帝

健等謀去之會言官交章論劾給事中陶諧御史趙佑等章下閣議健等持之甚力欽

天監五官監候楊源字本清豐城人瑾之子亦因星變陳言乞親元老斥罷倖帝意頗動而不能斷也先

是戶部尚書韓文字貫道洪洞人宋宰相琦之後以八黨用事每朝退與僚屬言輒泣下郎中李夢陽進曰公

泣何為比諫官疏劾諸閣執政持甚力公誠及此時率大臣固爭去八人易耳文毅然改容

曰善縱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報國即令夢陽草疏既具文讀而刪之遂率諸大臣伏

闕以上聚劉瑾高鳳等造作巧偽淫蕩上心擊球走馬放鷹逐犬俳優劇鋪陳於前至導萬

乘與外人交易狎昵媒孽無復禮體日遊不足夜以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居失節難

盡惑君上以便宜私而不思皇天眷命祖遊宗大業皆在繼之勞耗精神虧損志德此輩居失節難

等蓋粉若輩何補於事竊觀前古閹宦謀國為禍尤烈漢十常侍唐甘露之變其明驗也今永成

亂百僚明正典刑潛消禍祚疏入帝驚泣不食乃遣司禮中官李榮王岳等至閣議一日三反欲安

置之南京遷欲遂誅之以為處之未盡健推案哭曰先帝臨崩執老臣手付以大事今陵土未

乾使若輩敗壞至此臣死何面目見先帝健遷聲色俱厲惟李東陽語少緩王岳者素剛直嫉

邪慨然曰閣議是具以健等言白帝明日忽有旨召諸大臣入至左順門健迎謂曰事垂濟公

等第堅持尚書許進曰過激恐生變健不應有頃李榮手諸大臣疏曰有旨問諸先生諸先生

言良是第奴儕事上久不忍即置理幸少寬之上自處耳眾相顧莫言韓文乃抗聲數八人罪

侍郎王鏊字濟之吳人助之曰八人不去亂本不除榮曰上非不知第欲少寬之耳鏊直前曰設上

八黨亂政惟以聲色犬馬
蠱惑上心武宗已久為蒙
蔽韓文等力陳奸瑣罪惡
勸以奮乾剛割私愛意殊
懇切武宗即未能覺悟其
失翻然改絃何至一聞請
誅屠閣之言輒爾聲泣不
食袒護之極遂至於情不
自持傍徨失措其重駭昏